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 第二回 旁參無正道 歸來得真師

詩曰：是非憎愛世偏多，仔細思量奈我何。

覓卻肚腸須忍辱，豁開心地任從他，
若逢知己須依分，總遇冤家也共和；
若能了卻心頭事，自然證得六波羅。

又曰：

著意尋春不見春，芒鞋踏遍嶺頭雲。
歸來笑折梅花嗅，春色枝頭已二分。

話說小石猴苦纏住通臂仙，要訪問老大聖消息，通臂仙見他立意真誠，只得指引他道：「老大聖初時大鬧天宮，與後來西方路上升妖伏怪，全仗一條如意金箍棒顯威風，逞本事；自從成佛之後，亂不作，妖不生，用他不著，遂留在洞後山上，以為鎮山之寶。又留下四句偈子，說道：

道法得力，鐵棒再出。
鐵棒成功，實即是空。

此中似有玄機妙解。你既有志要見老大聖，我領你去拜拜這金箍鐵棒，豈不就與見老大聖一般。」小石猴道：「既有老大聖的遺物法旨，何不早言？使孫兒歡喜。」通臂仙道：「只要你肯盡心努力，此時也未晚。」遂起身領了小石猴轉到洞後山上來。原來洞後山上不甚高大，雖四面有路可通，卻隱隱包藏腹內，不許人容易窺見。

這日，小石猴跟著通臂仙走到山下，纔望見一條鐵棒，如石柱一股壁立直豎在山頂當中，約有二丈長短，碗口粗細，光彩罩定。知是仙佛神物，不敢怠慢，忙跪下磕了許多頭，方纔爬起來細細觀看。看了一會，不住口的贊揚道：「好一件寶貝，不知有多少重哩？」通臂仙道：「當初老大聖使這條棒，只象使燈草一般，是以上天下地無人敢敵。今日你既要學老大聖的威風，須要有使金箍棒的氣力纔好。」那小石猴不知好歹，竟走近前。將金箍棒用雙手抱定一搖，指望移動移動。誰知使盡平生之力，掙得滿面通紅，莫想移動分毫！慌得他朝著鐵棒只是磕頭道：「難難難，這神仙做不成！」通臂仙看著笑道：「你這小猴頭忒也性急，當初老大聖修煉多年，方具神力；你一個纔出胎的柔筋嫩骨，怎就想當此大任！你也不要這般鹵莽，你也不可怠惰，好去潛心修煉，因緣到日，或者有個機關。」小石猴聽了連連點頭道：「老祖說得是。」自此之後，小石猴便無心到各處頑耍，每日只守定這條鐵棒操演氣力，鐵棒莫想弄得動，只好將幾塊大頑石撥來撥去。過了些時，自覺力量有限，苦上心來，便沒情沒緒，懨懨倦倦，象個睡不醒的模樣。通臂仙看見，因喝道：「小小猴兒便如此懶惰！」小石猴忙跪下道：「愚孫不是懶惰，只因有力沒處用，要用又沒力氣，故此閑行也。」通臂仙道：「你豈不聞儒教聖人孔仲尼說得好，有能一日用其力，我未見力不足者。」小石猴聽了默然道：

「老祖說得是。」口裡雖然答應，心裡卻無主張，無法奈何，只得又走到鐵棒下撫摩想象，忽然大悟道：「是了是了，這條鐵棒乃是天地間的寶貝！老大聖也是成仙之後方能運用，我一個凡人如何使想施為？我想臨淵羨魚，不如退而結網。為今之計，莫若也學老大聖四海去求成仙道，那時定有妙用。」主意定了，遂到後洞來辭別通臂仙道：「愚孫要別老祖去求仙了。」通臂仙笑道：「求仙好事我不阻，你但出門，便有千歧萬徑，須要認真正道，不可走差了路頭。」小石猴道：「我只信步行將去，想也不差。」通臂仙道：「信步行將去固好，還要認得回來。」小石猴道：「有去路自有來路，不消老祖費心，但不知塵世中哪幾等人方有仙術？」通臂仙道：「世上有三教，曰儒，曰釋，曰道。儒教雖是孔仲尼治世的道法，但立論有些迂闊。他說，天地間人物有生必有死，人當順受；其證仙佛，求長生不死，皆是逆天。衣冠禮樂頗有可觀，只是其人習學詩書，專會咬文嚼字，外雖仁義，內實奸貪，此輩之人決無成仙之理，不必求他；要求，還是釋、道二教，常生異人。」小石猴聽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老祖說得是。」謝了出來，也就學老大聖的故事，將木頭編成一個筏子，用竹為篙，央幾個相好的猿猴同扛到海中；又帶了許多果子乾糧，拜別了通臂仙與眾猿猴，竟搖搖擺擺走上筏子坐下，隨風而往。不期東南風大，不數月早飄到北俱蘆洲。

這蘆洲極是苦寒地面，人少獸多，就是極貴的人工帝主，也看是禽形獸狀，與魍魎魑魅相同。小石猴到了其處，也不知叫甚地方，將筏子拽到海灘之上，竟走上岸去訪問。走了一二里，並無城郭人民，偶然見幾個蠢物，也不知是人，也不知是鬼，與他說話卻又言語不通。小石猴走了幾處皆同，心下想道：「這等禽獸地方，如何得有仙佛？是我來差了！再別處去吧。」因復到海邊，找著了筏子，依舊走在上面，恰遇著東北風，直吹到西牛賀洲。

這賀洲地方，使衣冠文物有如中國。小石猴棄筏登岸去觀看，見人煙湊集，景致繁華，滿心歡喜，這個所在定有神仙。遂東西訪問，訪了許久，忽有人指點道：「此去西南六百里，有一座青龍山。山上有個白虎洞，洞中有一個參同觀，觀中有一位悟真祖師，道法高妙，乃當代神仙。你要學仙，除非到那裡尋求。」小石猴聽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造化，造化！被我訪著了。」遂一徑的走了六百里路，遠遠望去，果然有一座山，峰巒回合，樹木蒼蒼，儼然象一條青龍蟠曲。走到山上往下一觀，又見一片白石，一頭高一頭低，就似一只白虎蹲伏。小石猴想道：「此中定是白虎洞了。」從山上走下來，到白石前一看，果然有個洞門包藏在內。走進洞門，早已望見一座觀宇，飛甍畫棟，甚是莊嚴。但見：

殿閣崢嶸，山門曲折。殿閣崢嶸，上下高低浮紫氣；山門曲折，東西左右繞青松。禍福昭昭，爐火常明東岳殿；威靈赫赫，香煙不斷玉皇樓。三清上供太乙天尊，四將旁分溫關馬趙，不知靈明修煉如何？先見道貌威儀整肅。

小石猴走到觀前一看，只見上橫著「參同觀」三個大字，心上喜道：「我來得不差了。」兩扇觀門雖然大開著，卻不好輕易進去，只得存身等待。等了許久，不見一個人出來，遂悄悄挨身入去。到了二山門，見貼著一副對道：

日月守丹灶，
乾坤入藥爐。

心下想道：「口氣雖大，卻只是燒煉功夫。」正躊躇間，忽正殿上走出一個道士來，怎生打扮？

頭戴玄冠，身穿道服。黃絲條飄漾仙風，白玉環端凝法相。體清骨秀，望中識瑤島儀容；氣靜神閑，行處顯蓬萊氣象。

那道士看見小石猴在二門立著，因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到此何幹？」小石猴忙向前打躬道：「我是學仙的弟子，因聞得悟真祖師乃當代神仙，道高天下，所以不遠萬里而來。要拜在門下修仙了道。」那道士聽說，又將小石猴上下估了兩眼，道：「凡修仙之人，必要鼎器靈明。你雖然人相，尚未脫獸形，怎麼思量此事？」小石猴道：「人獸之形雖說有異，然方寸靈明卻未嘗有二，怎麼思量不得？敢求領見悟真祖師，自有話說。」那道士笑道：「哪裡來的野種？這等性急！祖師在菩提閣上明心養性，就是國王三番兩次的懇求，或者許他一見。你就有求道之心，也要個人門漸次。」小石猴道：「漸次卻是怎生？」道士說道：「凡求仙之輩，初入門時，先要在定心堂把心定了；然後移到養氣堂去調息，心定氣調；然後驅龍駕虎，從丹田靈府直透尾關，再沖過夾脊關、醍醐頂，方可相見。此時如何便生妄想？」小石猴就道：「立地成仙便好，既不能夠，便慢慢做去也罷。但不知定心堂在何處？就煩仙師領我去定心。」道士說道：「既要去，隨我來。」遂轉身領了小石猴入去。小石猴只道是廊房偏屋，不料卻是大殿；正中間靈臺之上，八寶砌成，好似瑤宮金闕。道士走上前把門開了，道：「進去，進去。」小石猴見莊嚴華麗，不管好歹，竟將身鑽了進去。纔鑽進去，道士早把門關了。小石猴進到內裡，指望有窗有戶，見天見日。不期這堂中孔竅全無，黑黯黯不辨東西南北，四周一摸盡是牆壁，氣悶不過；欲待走了出來，卻又沒處尋門。亂了一會，沒法奈何，坐在地下想道：「堂名定心，卻又如此黑暗，正是弄

人意思。我既要定心，便當一念不生，一塵不染，管什麼黑不黑，亮不亮。」便以心觀心，在內中存想。過了許久，只覺靈機天趣，流盪滿前。再睜眼看時，忽一室生明，須眉俱見。喜得個小石猴抓耳揉腮，卻原來定心中有如許光明。古語云：虛室生白。信不誣矣。起初還只是光明，又約略坐了幾日，只覺光明中別有一種靈慧之氣，使人徹首徹尾的都照見。

小石猴正在欣欣得意之時，忽一聲響，兩扇堂門開了。道士在外面叫道：「修仙的，悶得慌麼？」小石猴從從容容的走將出來答道：「倒好耍子，不悶不悶。」道士道：「裡面黑麼？」小石猴道：本性光明，不黑不黑。」道士道：「既定了心，隨我到養氣堂去。」小石猴道：「去去去。」跟著道士就走。原來這養氣堂不在觀中，轉在山上，卻只是間屋兒。走將進去，也不知有幾多層數，委委曲曲，竟沒處尋入路。急回身看時，那道士已將大門緊緊閉上，惟門上左右兩個大孔，可以出入。小石猴已得了定心之妙，便安安靜靜坐在裡面，看那陰陽，就似穿梭一般的出出入入。到了子、午、卯、酉四時，真覺陰陽往來中，上氣下降，下氣上升，津津有味。坐到那無間斷時，不覺滿身鬆快，舉體皆輕。坐了些時，正想著要往內裡去看看，只見道士又開了門，叫道：「那養氣的，出來吧。」小石猴笑嘻嘻走出來道：「養氣正好快活，為何要出來？」道士說：「七七四九日，養足則氣自能調，不必養矣。」小石猴道：「既如此，便該驅龍駕虎了。求仙師指引。」那道士初時，只指望將定心、養氣兩件事難倒小石猴；定心心定，養氣氣調，便有些妒忌起來。因問道：「你來了許久，並不曾問你是何處人，姓甚名誰？」小石猴道：「我是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人氏，姓孫名履真。當年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孫悟空，便是我嫡派祖宗。我祖道行高，今已證果成了鬥戰勝佛。我恐怕敗壞家風，故出來修仙了道，要做個世家。」道士聽了愈加妒忌，說道：「你人雖醜陋，卻是個有來歷的，須得祖師親傳道法方妙。但祖師正要產育嬰兒，不肯見人。你須耐心守候，自有好處。」小石猴道：「既有好處，甘心守候。」自此之後，何住在觀中，雖不能夠面見祖師，而祖師動靜卻時時得以察聽。

一日，在山巔上頑耍，望見觀後園中一個老婆子，引著幾個少年女子在那裡看花耍子，個個穿紅著綠，打扮得裊娜娉婷，分俏麗。小石猴看了，心下驚訝道：「出家人如何有此？」因從後山轉到後園門外來窺看，只見一個小道童在溪邊洗菜。小石猴因挨上前，問道：「小師兄，這園中許多女子，是誰家宅眷？」小道童笑道：「孫師兄，你既學修仙，這些事也還不知道？」小石猴道：「我是個初學，實不知道，望師兄指教。」小道童道：「修仙家要產嬰兒，少不得用黃婆、吒女。那一個老婆子，便是黃婆；那幾個後生女子，便是吒女。這就是祖師的鼎爐藥器。」說罷，竟提著洗的菜進後園去了。小石猴暗想道：「這祖師不肯見人，又養著這些少艾，定是個邪道了。我且偷看他一看。」到了夜深黑暗，拿出他的猿猴舊手段，輕輕的從前殿屋上直爬到後殿菩提閣邊，從窗眼裡往內一張，只見兩支紅燭點得雪亮。一個皮黃肌瘦的老道士，擁著三、四個粉白黛綠的少年女子，在那裡飲酒作樂；又一個黃衣老婦，在中間插科打諢道：「老祖師少吃些酒，且請一碗人參肉桂湯壯壯陽，好產嬰兒。」小石猴聽了，忙爬了出來，嘆口氣道：「果然是個邪道，可惜空費了許多工夫。」到第二日天明，也不辭道士，竟自下山去了。一路上想道：「這祖師享如此大名，卻是假的，其餘料也有限，不如到別處去吧。」依舊走到海邊，又編了個筏子坐在上面，順著西北風，直吹到南瞻部洲地界。他在參同觀雖未得真詮，卻虧了定心養氣的功夫，只覺心性靈慧了許多，精神強健了數倍，不象前番遲鈍。每日歡歡喜喜，穿州過縣的求真訪道。

原來這南瞻部洲雖然是儒祖孔聖人君臣禮樂治教的地方，怎奈人心好異，卻崇信佛法；凡是名山勝境，皆有佛寺，緇流法侶，遍滿四方，或是講經，或是開會。不過借焚修名色，各處募化錢糧，以長旺山門，並無一位高僧、善知識究及身心性命。小石猴訪求了許久，見處處皆然。心下想道：「求來求去，無非是旁門外道，有何利益？前日定心養氣中，自家轉覺有些光景，與其在外面千山萬水的流蕩，莫若回頭歸去，到方寸地上做些功夫，或有實際也未可知。」算計定了，遂走到海上編個筏子，乘著西南風，依舊飄回東勝神州。

四海求仙不見仙，口皮問破腳跟穿；
誰知道法無枝蔓，一個人心一個天。

小石猴捨了筏子上了岸，欣欣然走回花果山來，看見本地風光，滿心歡喜。正思量另尋個存身所在，早被眾猴看見，迎著問道：「你回來了，求的仙如何？」小石猴竟不答應，只是走。一頭走一頭想道：「這洞裡嘈雜，如何修得道？倒是後山無漏洞好。」竟不進洞，往後山無漏洞走去。原來這無漏洞正是花果山的靈竅，上面只一個小口，下面黑黓黓的，也不知有多少深，從來沒一個人敢下去。此時，小石猴進道之心勇猛，走到洞口住下一張，道：「妙，妙！」也不思想進去怎生出來，竟涌身跳了下來。那些跟著看的猴子見了，驚的驚，喜的喜，都以為奇事，來報知通臂仙。通臂仙道：「由他由他，自有妙處。」眾猴散去不題。

且說小石猴跳到底下，只說亂磚碎石，定是高低不平；誰想茸茸細草，就象錦茵繡褥一般，分溫軟。小石猴坐在上面，甚是快活。雖然黑暗，他卻不以為事，原照定心堂舊例，放下眾緣，存想了一周時，忽靈光透露，照得洞中雪亮，再存想了幾日，只見靈光閃閃燦爛，若有形象；存想到七七四九日，只見靈光中隱隱約約現出一個火眼金睛尖嘴縮腮的老猴子，手提著根如意金箍棒，將口對著他耳朵邊，默傳了許多仙機秘旨，真如甘露灑心，醍醐灌頂。霎時間早已超凡入聖。急欲再問時，那老猴子早逼近身，合而為一矣。小石猴大悟道：「原來自己心性中原有真師，特人不知求耳！」一霎時，便覺舉體皆輕，神力充足，七□二段變化，俱朗朗心頭。心中猶恐不真，暗想道：「且出去試試金箍棒，看是如何？」將身輕輕一縱，早已飛出洞外。正是：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不知出來使得動這條金箍棒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